

南史

十

列傳第七

南史十七



劉敬宣

劉懷肅

弟懷敬
懷慎

劉粹

族弟損

孫處

蒯恩

向靖

子柳

劉鍾

虞丘進

孟懷玉

弟龍符

胡藩

劉康祖

伯父簡之
簡之子道產

簡之弟謙之
道產子延孫

劉敬宣傳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也父牢之晉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灌像因悲泣不

自傳七

一

自勝序謂牢之曰卿此兒非唯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起家王恭前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京口以誅司馬尚之為名牢之時為恭前軍司馬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為前鋒牢之遣敬宣襲恭敗之元顯以敬宣為後將軍諮議參軍三年孫恩為亂牢之自表東討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之進平會稽遷後軍從事中郎宋武帝既累破祆賊功名日盛敬宣深

相憑結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元顯驕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宴會調戲無所酬荅元顯甚不悅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會玄遣信說牢之牢之欲假手於玄誅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恐玄威望旣成則難圖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平後令我柰驃騎何遣敬宣爲任玄旣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

謀襲玄期以明日旦爾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謀泄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已爲玄禽乃縊而死敬宣奔喪哭畢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求救於姚興後奔慕容德敬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覺而喜曰凡者桓也桓吞吾當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省封謀滅德推休之爲主時德司空劉軌大被任高雅之又耍軌謀泄乃相與殺軌而去會宋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即馳還襲封武岡縣男

後拜江州刺史劉毅之少人或以雄桀許之敬
宣曰此人外寬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日遭逢
當以陵上取禍毅聞深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
尋知爲江州大駭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
自表求解武帝恩款周洽所賜莫與爲比敬宣
女嫁賜錢三百萬雜綵千匹帝方大相寵任欲
令立功義熙三年表遣敬宣伐蜀博士周祗諫
以爲道遠運漕難繼毛脩之家讎不雪不應以
得死爲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答
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

所未安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
黃武去成都五百里食盡遇疾疫而還爲有司
奏免官五年武帝伐慕容超除中軍諮議參軍
與交州刺史劉藩大破超軍進圍廣固屢獻規
略盧循逼建鄴敬宣分領鮮卑獸班突騎置陣
甚整循走仍從南討爲左衛將軍敬宣寬厚善
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
混美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
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壽詩何也混曰孔文舉禮
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初敬宣蜀還劉毅

欲以重法繩之武帝既相任待又何無忌謂不
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獨謂武帝曰平生之
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
卓宜深慎之毅出爲荊州謂敬宣曰欲屈卿爲
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以告武帝
帝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後領冀州刺
史時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
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
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
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

言非所敢當便以長人書呈帝謂王誕曰阿壽
故爲不負我十一年進號右軍將軍時晉宗室
司馬道賜爲敬宣參軍會武帝西征司馬休之
而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
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規據廣固舉兵應休
之猛子取敬宣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討道賜
道秀猛子斬之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
有投一隻芒屨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
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喪至武
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宋受禪國除

劉懷肅傳

劉懷肅彭城人宋武帝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仕晉爲費令及聞武帝起義棄縣來奔義熙元年爲輔國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二年入領劉毅撫軍司馬以建義功封東興縣侯其冬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衆爲寇懷肅討破之江淮間羣蠻及桓氏餘黨爲亂懷肅自請討之及行失言毅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位江夏內史蔚祖卒子道存嗣位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孝武伐元凶道存出奔義軍元凶乃殺其母以徇景和中爲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

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帝從母生懷敬未暮乃斷懷敬乳而自養帝帝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爲速武帝曰亡姨於我恩重此何可忘歷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真道爲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土飢帝遣揚州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表

真道及餘杭令劉道錫有美政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真道為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氏帥楊難當寇漢中真道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文帝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等進軍大致剋捷以真道為建威將軍雍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又詔故晉壽太守姜道盛殞身鋒鏑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盛注古文尚書行於世真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

銀諸雜寶貨又藏難當善馬下獄死

懷敬弟懷慎少謹慎質直從宋武帝征討位徐州刺史為政嚴猛境內震肅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為中領軍征虜將軍宿衛輦轂坐府內相殺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為侯位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謚肅侯子德願嗣大明初為游擊將軍

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下獄奪爵後
為秦郡太守德願性麤率為孝武狎侮上寵姬
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
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
擗踴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
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
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荅曰我爾日自哭
亡妾耳志滑稽善為諧謔上亦愛狎之德願善
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
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

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為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
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
甚有容狀永光中為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
敗下獄誅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為武帝
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
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
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竒焉以戰功參太尉軍
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達之敗沒諸將
意沮榮祖請戰愈厲上乃解所著鎧授之榮祖
陷陣身被數創及帝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水

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魏軍於半城帝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剋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永初中爲輔國將軍追論平城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爲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褊頗失士君子心卒于官懷慎弟懷默江夏內史子孫登武陵內史孫登子亮少工刀楯以軍功封順陽縣侯歷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所得公祿悉以還官宋明帝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懷道使合仙藥藥成服之而卒及就斂屍弱如生謚曰剛

侯孫登弟道降前廢帝景和中位右衛將軍封永昌縣侯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又爲明帝盡力遷左衛將軍中護軍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

劉粹傳

劉粹字道冲沛郡蕭人也家在京口初爲州從事從宋武帝平建鄴征廣固以功封西安縣五等侯累遷中軍諮議參軍盧循之逼京口任重文帝時年四歲武帝使粹奉文帝鎮京口後爲江夏相族兄毅貳於武帝粹不與毅同而盡心

武帝帝將謀毅衆並疑粹在夏口帝愈信之及大軍至竭其誠力事平封潯縣男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文帝即位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討謝晦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文帝以此嘉之晦亦不害曠之遣還粹尋卒曠之嗣粹弟道濟位益州刺史任長史費謙等聚斂傷政害人初晉末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宗室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綏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線竹爲亂

道濟遣軍討斬之先是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至者謙又抑之商旅呼嗟百姓咸欲爲亂氏奴等因聚黨爲盜及趙廣等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蜀土僑舊翕然並反奉道人程道養言是飛龍道養抱罕人也趙廣改名爲龍興號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將軍帛氏奴爲征虜將軍梁顯爲鎮北將軍奉道養圍成都道濟遣中兵

參軍裴方明頻破之十年正月賊復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方明等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爲教酬荅籤疏不異常日雖母妻不知也二月道養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擊大敗之會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使巴東太守周籍之帥衆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郫川籍之與方明攻郫克之方明禽偽驃騎將軍司馬龍伸斬之龍伸即道助也涪蜀皆平俄而張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逃于鄆山其餘羣賊出爲盜不絕文帝遣寧朔將軍蕭江之討之十四

年餘黨乃平遷趙廣張尋等於建鄴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顯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畏憚每還京口未嘗敢以羽儀入鎮之門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卒於家損元嘉中爲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頽毀垣墻不脩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即令脩葺卒贈太常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

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孫處傳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字故以字行少任氣武帝征孫恩季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番縣五等侯盧循之難武帝謂季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破其窟穴即遣季高泛海襲番禺拔之循父嘏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庭夫等輕舟奔始興即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嶺表諸郡循於左里走還襲廣州季高破走之義熙七年季高卒追贈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九年武帝表贈交州刺史

蒯恩傳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武帝征孫恩縣差恩伐馬芻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柰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噐仗自征妖賊常爲先登膽力過人甚見愛信於婁縣戰箭中右目平京城定建鄴以軍功封都鄉侯從伐廣固破盧循隨劉藩追斬徐道覆

與王鎮惡襲江陵隨朱齡石伐蜀又從伐司馬休之自從征討凡百餘戰身被重創武帝錄其前後功封新寧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世子開府再遷爲司馬後入關迎桂陽公義真沒於赫連勃勃傳國至孫無子國除

向靖傳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武帝祖諱同故以小字行靖與武帝有舊從平京城

參建武軍事進平建鄴以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又從征廣固討盧循所在著績封安南縣男武帝西伐司馬休之征關中並見任使及帝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卒于官彌立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禎紹封又坐殺人國除
植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曄誠

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
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
之及柳爲南康郡涉義宣事敗繫建康獄屢密
請竣求相申救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
之柳遂伏法璩字伯玉平北將軍汪曾孫也位
淮南太守

劉鍾傳

劉鍾字世之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
劉回共居常慷慨於貧賤從宋武帝征伐盡其
心力及義旗建帝拔鍾爲郡主簿曰豫是彭城

鄉人赴義者並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義隊連戰
皆捷及桓謙屯于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武
帝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政見鍾謂曰此山下當
有伏兵卿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一時奔
走後除南齊國內史封安丘縣五等侯求改葬
父祖及親屬十喪帝厚加資給從征廣固孟龍
符於陣陷沒鍾直入取其屍而反盧循逼建鄴
鍾拒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循南走鍾又隨劉
藩追徐道覆斬之後隨朱齡石伐蜀爲前鋒去
成都二百里鍾于時脚疾齡石乃詣鍾謀且欲

養銳息兵以伺其隙鍾曰不然前揚言大衆向
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
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
戰非能持久也因其兇懼攻之其勢必剋若緩
兵彼將知人虛實當爲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
日陷其二城徑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
十二年武帝北伐鍾居守累遷右衛將軍元熙
元年卒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虞丘進傳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郟人也少時隨謝玄謝玄

討苻堅有功封關內侯後從宋武帝征孫恩頻
戰有功從定建鄴除燕國內史封龍川縣五等
侯及盧循逼都孟昶等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
不可面折昶等武帝甚嘉之除鄱陽太守後隨
劉藩斬徐道覆義熙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
男永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卒追論討司馬
休之功進爵爲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孟懷玉傳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世居京口宋武帝東伐
孫恩以爲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口定建鄴

以功封鄱陽縣五等侯盧循逼都以戰功爲中書諮議參軍循平封陽豐縣男位江州刺史南中郎將卒官無子國除

懷玉弟龍符驍果有膽氣早爲武帝所知以軍功封平昌縣五等子從伐廣固以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乘勝追奔被圍見害追贈青州刺史封臨沅縣男

胡藩傳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少孤居喪以毀聞太守韓伯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侄當

以義烈成名州府辟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郗愔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爲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爲仲堪參軍藩過江陵省企生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計也仲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大禍不早去後悔無及後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企生果以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宋武帝起兵玄戰敗將出奔藩扣馬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鞭

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
藩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故爲多士今復見王脩
桑落之敗藩艦被燒并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
方得登岸乃還家武帝素聞藩直言於毅氏又
爲玄盡節召參鎮軍軍事從征慕容超超軍屯
聚臨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
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剋趙也
帝乃遣檀韶與藩潛往即剋其城賊見城陷一
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將拔之夜忽有鳥大如
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爲不祥藩賀曰蒼
黑者胡虜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明日攻城陷
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吳平縣五等
子尋除鄱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荊州表
求東道還建鄴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帝
出倪塘會毅藩請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
爲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
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
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詠一點自許以雄豪加以
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爲公
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剋復功其過未彰不可

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爲參軍徐達之敗沒帝怒即日於馬頭岸度江江津岸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帝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徑上隨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戰敗之從伐關中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此艦藩氣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半城魏騎數萬合圍藩及超石不盈五千力戰大破之武帝還彭城參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元嘉中位太子左衛率卒謚曰壯侯子隆世嗣藩諸子多不遵法度第十四子遵世同孔熙先逆謀文帝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殺之十六子誕世十七子茂世後欲奉庶人義康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

劉康祖傳

劉康祖彭城呂人也世居京口父虔之輕財好
施位江夏相宋武帝西征司馬休之及魯宗之
宗之子軌襲殺虔之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
康縣男康祖便弓馬膂力絕人以浮蕩捕酒為
事每犯法為郡縣所錄輒越屋踰牆莫之能禽
夜入人家為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敢追因夜
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日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
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
京遂得無恙前後屢被糾劾文帝以勲臣子每
原貸之後襲封拜貞外郎再坐捕戲免官孝武

為豫州刺史鎮歷陽以康祖為征虜中兵參軍
既彼委任折節自脩歷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
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親率大眾攻圍汝南
文帝遣諸軍救援康祖搃統為前驅次新蔡攻
破魏軍去懸瓠四十里太武燒營而還轉左軍
將軍文帝欲大舉北侵康祖以歲月已晚請待
明年上不許其年秋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入
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南平王
鑠在壽陽上慮為魏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回
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魏永昌王以長安之衆

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有八千人乃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衆分爲三且休且戰康祖率厲將士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大半流血没踝矢中頭而死於是大敗舉營淪覆免者裁數十人魏人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贈益州刺史謚曰壯

康祖伯父簡之有志幹爲宋武帝所知帝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會有客簡之悟其意謂虔之曰劉下邳再來必當有意旣不得語汝可試往見之及虔之至武帝已剋京口

虔之即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衆以赴之位太尉諮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位廣州刺史太中大夫

簡之子道產初爲無錫令襲爵晉安縣五等侯元嘉三年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後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卒于官謚曰襄侯道產澤被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縗經號哭追送至于沔口

長子延孫孝武初位侍中封東昌縣侯累遷尚書右僕射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又出爲南徐州刺史先是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劉氏之居彭城者分爲三里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三里及延孫所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

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徐州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赴討及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建鄴復遣幼文受沈慶之節度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延孫病不任拜赴卒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有司奏謚忠穆詔改爲文穆子質嗣

論曰劉敬宣與宋武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遂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將別有以乎劉懷肅劉懷慎劉粹孫處蒯恩向靖劉鍾虞丘進孟懷王子孟符龍胡藩等或階緣恩舊一其心力或攀附風雲奮其鱗羽咸能振拔塵滓自致封侯詩云無德不報其言信矣康祖門奉興王早裂封壤受委疆場赴蹈爲期道產樹績漢南歷年踰十遺風餘烈有足稱焉覽其行事可謂異迹均美延孫隆名盛其過也

寵擇而後授遂以腹心之託自致宗臣之重亦列傳第七

列傳第八

南史十八

趙倫之

子伯符

蕭思話

子惠開

惠明

惠明弟惠基

惠基子治

惠基弟惠休

惠休弟子介

介子允

惠開從孫琛

臧燾

玄孫嚴

嚴族叔未甄

未甄子肩

厥

趙倫之傳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宋孝穆皇后之弟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宋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閭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峽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

南傳八

縣侯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領軍將軍倫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性野拙澀於人間世事多所不解久居方伯公私富貴入為護軍資力不稱以為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笑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謚元侯子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為寧遠將軍摠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火起及有劫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兗二

州刺史為政苛暴吏人畏懼如與虎狼居而劫盜遠迸無敢入境元嘉十八年徵為領軍將軍先是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領焉後為丹陽尹在郡嚴酷曹局不復堪命或委叛被戮投水而死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戲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怒離婚伯符慙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孫勛齊受禪國除

蕭思話傳

南傳八

二

蕭思話南蘭陵人宋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徐兗二州刺史永初元年卒贈前將軍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後襲爵封陽縣侯元嘉中為青州刺史亡命司馬朗之兄弟聚黨謀為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八年魏軍大至乃棄鎮奔平昌魏軍定不至由是徵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

其不祥乎既而被繫及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氏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平漢中悉收侵地置戍葭萌水思話遷鎮南鄭法護中山無極人也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自少府爲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罪爲府所收於獄賜死文帝以法崇受任一方命言法護病卒文帝使思話上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文帝賜以弓琴手敕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

良材美噐宜在盡用之地夫人眞無所與讓也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徵爲吏部尚書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文帝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父於閭里何憂無人使邪未拜遷護軍將軍是時魏攻懸瓠文帝將大舉北侵朝士僉同思話固諫不從魏軍退即代孝武爲徐兗二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後爲圍碣磔城不拔退師歷下爲江夏王義恭所

奏免官元凶弒立以爲徐兗二州刺史即起義以應孝武孝武即位徵爲尚書左僕射固辭改爲中書令丹陽尹散騎常侍時都下多劫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後拜郢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侯思話外戚令望早見任待歷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爰才好士人多歸之

長子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爲祕書郎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

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竒相尚孝建元年爲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推積射將軍徐沖之事偃任遇甚隆怒使門下推彈惠開乃上表解職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之思話素恭謹與惠開不同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歎曰兒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

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鮮而兄弟甚多若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人人等分又事可悲耻寺衆旣立自宜悉供僧衆襲封封陽縣侯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孝武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再遷御史中丞孝武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徃眼額已自殊有所震及在職百僚憚之後拜益州

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爲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啟云吉爲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毀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惠開素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畧善於叙述聞其言者皆以爲大功可立才踈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號曰臥虎明識過人嘗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明帝即位晉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曰吾荷世祖之眷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蜀人素

怨惠開嚴及是所遣兵皆不得前晉原郡及諸郡悉應並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悉皆遣出子勛尋敗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明帝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其弟惠基使蜀宣旨而蜀人志在屠城不使王命速達逗留惠基惠基破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明帝又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為功更獎說蜀人處處蜂起惠開乃啓陳情事遣宋寧太守蕭惠訓州別駕費欣業分兵並進大破之禽寶首送

之惠開至都明帝問其故侍衛左右莫不悚然側目惠開舉動自若從容荅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又云非臣不亂非臣不平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為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廐中凡有馬六十疋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如是惠開還資二千餘萬悉散施道俗一無所留後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

自以負譽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已戒勅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問慎不得荅惠開素嚴部下莫敢違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遣人訪訊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荅者尋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前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剷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曾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子睿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至益州遂不相見

與同產弟惠明亦致嫌隙云

惠明其次弟也亦有時譽秦始皇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旣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子眎素梁天監中位丹楊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中從事性靜退少嗜慾好學能清言榮利

不關於中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尚天然簡素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後爲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爲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即齊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卒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惠明弟惠基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歷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弈基齊高帝與之情好相得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也高帝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高帝

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後爲長兼侍中袁粲劉彥節起兵之夕高帝以彥節是惠基妹夫惠基時直在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彥節相知由是益加恩信任齊爲都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

已當時能棊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
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
戲遲巧於鬪棊宋文帝時羊玄保爲會稽帝遣
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
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寢思莊達
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
深久人不能對坑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敕
使抗品棊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
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嘗謂所親曰
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

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子洽字宏稱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
長好學博涉善屬文仕梁位南徐州中從事近
畿重鎮職更數千人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
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累遷臨
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人俗便之還拜司
徒左長史敕撰當塗堰碑辭甚贍麗卒於官文
集二十卷行於世

惠基弟惠休齊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
奉傾資上敕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

故當不復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後封建安縣子
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徵爲尚書右僕射吳興
郡項羽神舊酷烈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
于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休還至平望帝令服
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同桂陽
賊齊高帝赦之後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兗
州事坐法免官惠朗弟惠倩仕齊左戶尚書子
介

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梁大同中武陵王紀
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

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
興郡頻無良守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
守及至甚著威德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
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帝曰
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應對左右多
所匡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
先訪介帝謂朱异曰端右材也中大同二年辭
疾致仕帝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
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
入壽陽帝敕助防常黯納之介聞而上表致諫

極言不可帝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
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
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摠延
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
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
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
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

第三子允字叔佐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
鑒容止醞藉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
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敬焉弗

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
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
而免乎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何事於
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景避迹吾弗爲也乃閉
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陳永定中侯安都
爲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宣帝
即位爲黃門侍郎晉安王爲南豫州以爲長史
時王尚少未親人務故委允行府事入爲光祿
卿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鎮湘
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子徵脩父黨之

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
從容坐鎮旦夕自爲列曹何爲方辛苦蕃外荅
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榮勢如此至德中
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爲長史帶會稽郡丞行
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
以叙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允之爲人徵
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
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尋拜光祿大夫
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時南士至長安者例
皆授官允與尚書僕射謝旻辭以老疾隋文帝

義之並厚賜帛尋卒年八十四

弟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
仕梁爲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
爲荊州刺史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
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
興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與弟
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
頤爲衡州刺史乃往依焉頤遷廣州病死子紇
領其衆引疑紇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踈
及紇反時都下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惶駭

唯引怡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表曜卿亦但安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已以行義亦何憂乎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為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宣帝每欲遷用輒為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為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歷中書

黃門吏部侍郎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精練每年深入俚洞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即悟旨遣兒弟為質後主即位為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密時為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彈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子

德言最知名引弟彤位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

琛字彥瑜惠開從子也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末爲巴東相梁武帝起兵齊和帝於荊州即位惠訓與巴西太守魯休烈並以郡相抗惠訓使子瓚據上明建康城平始歸降武帝宥之以爲太中大夫卒官琛少明悟有才辯數歲時從伯惠開見而竒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

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爲時丹陽尹辟爲主簿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北使還爲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帝讌之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荅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悅服彪乃受琛酒累遷尚書左丞時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啟曰卽有杖起自後漢余時卽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卽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耻爲此職自魏晉以來卽官稍重

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罰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不人懷慙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為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東昏初嗣立時議無廟見文琛議據周頌烈文閔

予皆為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梁武在西邸與琛有舊梁臺建以為御史中丞天監九年累遷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齋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及是以書餉鄱陽王範獻于東宮後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牀幕為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輓下牛充祭

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頻莅大郡不事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爲嫌歷左戶度支二尚書侍中帝每朝讌接琛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歛容琛從容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邪琛即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

不報以戰栗上笑悅上每呼琛爲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筵中陽夙忝同閑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荅曰雖云早契閣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常自解竈事畢餘餒必陶然致醉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葬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謚曰平子琛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諸文集數十萬言子遊位少府卿遊子密字士幾幼聰敏

博學有文詞位黃門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臧燾傳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宋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兗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爲助教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宫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

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衛后旣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旣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

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
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
自業約已養親者十餘年父母喪亡居喪六年
以毀瘠著稱宋武帝義旗建參右將軍何無忌
軍事隨府轉鎮南參軍武帝鎮京口參軍中軍
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亭
侯時太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
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
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微乎乃上議曰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

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
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
廢興於古典脩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
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
壇去壇爲墀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
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
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
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
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降去

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爲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言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廟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

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北以上旣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爲非禮典之旨也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旣足太廟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求同於殷禘臣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禘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

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求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洪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旣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

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準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群言錯繆非臣淺識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壽議竟未施行宋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飧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事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卒少帝贈左光祿大夫長子邃宜都太守

邃子凝之學涉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爲異
常交年少時與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爲文帝
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
語次上因回與語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
言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政盡所懷上與徃復十
餘反凝之辭韻詮序上甚賞焉後爲尚書左丞
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凝之子寅字士若事
在沈攸之傳寅弟稜後軍參軍稜子嚴

嚴字彥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
行止書卷不離手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攜嚴之

官於途作屯游賦又作七筭辭並典麗性孤介
未嘗造請梁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累遷
湘東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
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
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
姓名遂無遺失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
錄事參軍歷義陽武寧郡守郡界蠻左前郡守
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
郡蠻悅服後卒於鎮南諮議參軍文集十卷
嚴族叔未甄壽曾孫也父潭左戶尚書未甄有

才幹少爲外兄汝南周顥所知仕梁爲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歷廷尉卿江夏太守卒子盾

盾字宣卿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曰此生王佐才也爲尚書中兵郎美風姿善容止每趨奏梁武帝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盾有孝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未終父卒居喪五年不出廬戶

形骸枯悴家人不識武帝累敕抑譬後累遷御史中丞性公強甚稱職中大通五年帝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衆皆駭散唯盾與散騎侍郎裴之禮巍然自若帝甚嘉焉大同二年爲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先是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至是盾復繼之後卒於領軍將軍謚曰忠

盾弟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爲晉安太守郡居

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凶黨皆襁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滅虜前後再兼中書通事舍人卒於兼司農卿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悉以付厥辯斷精明咸得其理卒後有搃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滅厥旣亡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尚書三公郎

熹字義和熹之弟也與熹並好經學隆安初兵起熹乃習騎射志立功名嘗與溧陽令阮崇獵

遇猛獸突圍獵徒並散熹射之應弦而倒從宋武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武帝便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笑曰聊以戲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參武帝車騎中軍軍事武帝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贊成其行武帝遣朱齡石統大衆伐蜀命熹竒兵出中水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

臯熹至牛脾撫之敗走追斬之成都平熹遇疾卒於蜀追贈光祿勳子質字含文少好鷹犬善蒲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頰頂拳髮初爲卅子中軍參軍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倫之慙謝質拂衣而去後爲江夏王義恭撫軍參軍以輕薄無檢爲文帝所嫌徙給事中會稽長公主每爲之言乃出爲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歷竟陵內史巴東建平三郡太守吏人便之質年始出三十屢

居名郡涉獵文史尺牘便敏有氣幹好言兵文帝謂可大任以爲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在鎮奢凌爵命無章爲有司所糾遇赦與范曄徐湛之等厚善曄謀反量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爲義興太守二十七年遷南譙王義宣司空司馬南平內史未之職會魏太武帝圍汝南成主陳憲固守告急文帝遣質輕往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後太武率大衆數十萬劫彭城以質爲輔國將軍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

就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大武怒甚築長圍一
夜便合質報太武書云爾不聞童謠言邪虜馬
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
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
復令爾饗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
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
生相鎖縛載以一驢負送都市爾識智及衆豈
能勝符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
歲未卯故耳時魏地童謠曰輶車北來如穿雉
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度江

天不徙故荅書引之太武大怒乃作鐵牀於上
施鐵鑊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
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
以鉤車鉤垣樓城內繫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
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懸出城外截鉤獲之
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頽落下不過數
斗魏軍乃自薄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
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
解圍而歸上嘉質功以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監四州諸軍事明年文帝又北侵使質率見力

向潼關質頓兵不肯時發又顧戀嬖妾棄軍營壘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問元凶弒立以質爲丹楊尹質家遣門生師顛報質具言文帝崩問質使告司空義宣及孝武帝而自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見義宣時質諸子在都聞質舉義並逃亡義宣始得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孝武板進質號征北將軍孝武即位加質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使質自白下步上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

極殿庭生禽元凶仍使質留守朝堂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孝武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爲兄弟而年近六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計不行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

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孝武質因此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質無復異同納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竺超人等咸有富貴情願又勸義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爲黃門侍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義宣義宣意乃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起兵遣人至都報弟瑜席卷叛瑜弟弘爲質府佐孝武馳使報質誅弘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馳報義宣孝武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

豫州刺史王玄謨等屯梁山洲內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元景檄書宣告而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義恭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輕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義宣客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腹心劉謨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繼之乃大潰

質求義宣欲計事密已走矣質不知所爲亦走至尋陽焚府舍載妓妾入南湖摘蓮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沈於水出鼻軍士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腹胃纏紫水草隊主裘應斬質傳首建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漆其頭藏于武庫詔可

論曰趙倫之蕭思話俱以外戚之親並接風雲之會言親則在趙爲密論望則於蕭爲重古人云人能弘道蓋此之謂乎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嶮於山川有驗於此

南傳八

六

臧氏文義之美傳于累代含文以致誅滅好亂之所致乎

列傳第八

南史十八

